



本土文本

麻袋

（小说）

□响雷

也不知是谁家的小板车，周荣宽白捡了来用，轮轴有些缺油，每转一圈都要吱嘎一下，每吱嘎一下，他的心就咯噔一下。黑夜里，城中死寂，远处偶有一两声犬吠。真不该做这种事，他有些后悔，更多的是害怕，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慌张过，做贼一样。

出和平门向北三四里，路越来越不像路，他停下来擦擦汗，喘了口气，胆子又大起来。江滩就在前面不远，他把小板车上的麻袋扶了扶，继续推。他要在江滩边找一处荒地，把麻袋埋了。

麻袋里是他的仇人白西生。白西生跟周荣宽年纪相仿，五十出头。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檐头挨着檐头，山墙贴着山墙。他们自打一出生就不是好邻居，而是仇人，不知从哪一代起结下的世仇。小时候，他们没少打过架，周荣宽额上的疤便是在十岁那年被白西生的爪子抓伤留下的。二十岁那年，他们争过女人，两败俱伤，最终谁也没得到，两家积怨更深。后来各自成家过日子，周荣宽在崇善堂当伙夫，白西生做了剃头匠，三日不碰面，碰面没好事。若干年后，他们两家的世仇又自然延续给了下一代。

他们两家山墙之间长了一棵小叶黄杨，碗口粗，据说上百年了，算是名贵古树，值些钱。周荣宽说树是我家的，白西生说树不是你家的，他们为了这棵树没少吵架。也许溯起源来，他们的世仇就是从这棵小叶黄杨结下的。后来他们不争了，有什么好争的，树就立在那里，谁也别想卖，谁也拔不走，于是搁置争议。但他们又为别的东西争，为别的事情吵，就算没事也会找事。有时一大早，两人跨出家门赶巧四目对上，都鼻子哼一声，各往东西，背后各骂一句，今儿出门遇鬼了。天注定他们尿不到一壶。白西生长得比周荣宽粗壮，脾气暴躁，但嘴笨，一旦吵架，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句粗话，不及周荣宽条分缕析，有理有据，所以他常常吵不过，便用拳头说话。周荣宽嘴上快活了，身子骨没少挨苦头。但有一事算周荣宽能耐，周荣宽剃头从来都到白西生的摊子上，剃完头站起来，神气活现，比踢馆的武夫打了一场胜仗还得意。别人问，你怎么敢的。周荣宽昂着头说，我就是这身胆气。在这事上白西生窝囊啊，心里窝着火，手上还要把他的头剃得漂漂亮亮，剃不好砸自己招牌。周荣宽有时还出言挑衅，有种把我脖子抹了去哉。白西生真



□瞿溢

有一刀划下去的冲动，可是人命关天，得忍。

你不是挺横吗，有本事你爬起来呀。周荣宽停了车，朝麻袋说。

麻袋一动不动。四野一片空旷，燕子叽矗在远处，似江边饮水的巨兽。北风呼呼地吹，江边的浪声和枯草的摩擦声混在一起，不响，却空洞而遥远，像从地狱里飘出来的。周荣宽一机灵，往掌心里吐一口唾沫，搓搓，从麻袋底下抽出一柄铁锹，撸去一片枯草，开始挖土。

以后定神了，你闭了嘴，再也没人争啊吵的。周荣宽跟麻袋说。他力气小，白天又累着了，挖一阵就停下来歇会儿。

好一阵子，才挖出一米深的坑，估量着大小差不多了，他把麻袋从小板车上卸下来，滚到坑里去。

我可交代你，到了那边，你们一家子团聚了，可别仗着人多合伙欺负我家人孩子。周荣宽用铁锹指着麻袋说。

你可记好了。周荣宽铲一锹土，覆在麻袋上。

那天要不是我在崇善堂里做活计躲过一劫，也跟你一起下去了。周荣宽又铲一锹土。

蚌殒成珠

（小说）

□袁金泉

雨，从早到晚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昏黄的路灯在稀稀的雨帘中，忽明忽暗。

她沿着泥泞的路面，蹒跚着来到一座水泥桥上，艰难地抬起右腿跨上桥栏，两只手用力抓住栏杆，终于把屁股挪到栏杆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硕大的肚子在栏杆上像漂浮在河面上的葫芦，上下起伏着。

雨，虽然不大，但早已把她的头发打湿。雨水顺着头发流到脸上，与眼中流下的泪水交织成一条条“小溪”。

桥下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她知道，只要眼睛一闭，纵身一跳，就什么都解决了，她想跳！腹部一天天膨大，肉体上的痛苦，已经让她痛不欲生了，而男友的绝情寡义，让她不止一次想到了死。

她出生在一个水网密织的鱼米之乡，高中毕业后跟着村里的一群伙伴，学着放养河蚌，培育珍珠。几年后，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蚌能手、珍珠女，培育的珍珠，晶莹剔透，饱满圆润。

22岁的年轮正是青春焕发、风采动人的芳华季节。花一样的灿烂，

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一个比她大五岁的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成了她的白马王子。一年后，她忽然发现肚子开始膨大，出于少女的羞涩和无知，她用布把隆起的肚子捆了又捆，希望掩盖爱情的“结晶”。

然而，生活不全是美好的爱情，爱情也不全是甜蜜的历程。她的肚子在迅速膨大的同时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和男友不得不走进医院，做了超声和CT检查。

晴天霹雳，医生告诉她，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患了卵巢肿瘤，可能是癌。她问医生能不能治好，医生说：如果确诊为癌，及时做手术和治疗，可活两至三年。而如果不治疗，最多只能活一年。

男友帮她缴了三千元住院费，就不辞而别。肿瘤的疯长，男友的抛弃，让她万念俱灰，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她逃离了医院，只身一个人来到海南，准备了却残生。身上只剩两三千元，她计划着用剩下的钱，维持最后的生活。她在海边廉价租了一间渔棚，每天彷徨海滩，从渔民那里买些小鱼虾，回到小屋简单烹饪后当药

吃下，以维持营养。5个月后，她腹部已胀大到如怀孕10个月，而且身无分文。

路，只有一条，到了结束生命的时刻！

她漫无目标地在雨中走着，没有人注意她。她不想死在大街上，那样很难看；也不想死在大海里，葬身鱼腹，灵魂没有归属。她是养蚌女，她的生命属于河流、属于河蚌，她要陪伴河蚌，最好成为河蚌，在床床上静静地躺着，有一群草鱼、鳊鱼、鲮鱼、鲫鱼在周边游动……

雨停了，她不再犹豫，一只脚跨上桥栏，就在她侧身准备将另一只脚踏过桥栏杆时，她突然发现积水的地面上有一群蚂蚁沿着桥上的灯杆急冲冲地向上爬行，一只两只三只……她脑子一震，求生的本能让她猛然惊醒，这么小的生命都晓得逃命，自己为什么要死呢？她收下了架在桥栏杆上的腿，慢慢挪下身子，走到桥旁树林中，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从东方露出了晨曦，一位寄居在桥洞里拾荒的老

太太叫醒了她，塞给她两个馒头。对她说，姑娘，外面冷，早点回家！

回家！她想起了年迈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焦急地盼望着自己回家。望着老太太离去的身影，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一束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身上，她感到了一丝暖意，这世上还有人在关心着自己啊！

桥下的河水在阳光照耀下泛起一阵阵光的波纹，她忽然想起曾经创作过的散文《蚌殒成珠》，眼看仿佛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

河蚌在水域中自由自在地活动，不时张开它那大大的贝壳。突然，一粒沙随着奔涌的浪花进入它的体内，可怜的蚌贝无法驱除侵入的沙粒，于是动员体内一切力量，倾注血和泪，将沙包裹，共生共长，终于有一天将沙粒化成了美丽的珍珠……

蚌殒成珠！自己现在不就是那只被沙粒侵袭的蚌贝吗？她不由得自言自语轻轻背诵起那篇散文来：“打开河蚌合拢的壳子，河蚌怀抱里那光滑玲珑的珍珠，如云蒸霞蔚，随清风进入凡尘，散发出耀眼的璀璨……”

曼舞地融入人间烟火，谁能知道，它们是欢蹦乱跳地畅享俗世之乐，还是在以张合之口诉说着离水之痛？

“子非鱼，而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鱼因承载鲜美，让一片闪光的鳞片照耀了人类几千年。他的捕技，已不逊于口嚼可豆、赤手空拳力搏鲢鱼的印第安人。他的想法是：以手当脚、以河为径，走出一条天无绝人之路。一人一竿的古法捕鱼，堪称今天的非物质遗产。他不设大小通吃的网簰，不使用农药和下三滥的电捕手段。为不让虾兵蟹将断子绝孙，从他爷爷的爷爷开始，就遵循人和自然和谐的古训。这对于长大了不知去处的鱼虾来说，就是一道顿悟的灵光。一句话，栽在他的手里才叫一个值。

从此，各式鱼都纷纷有意无意往他身边贴。每当这时，鱼越来越像一柄帮他解围的刀刀，他越来越像一条脱网而出的鱼。

丽水，拨弄时光的山水与笛音

（散文诗）

□萧萧

云和梯田  
一层层，向上的弧线，美学的指引。

山峦，是一张波澜起伏的宣纸，那抖颤不息的韵律，仿佛自然捧出的、华美的笔墨。

云和梯田，在初冬的呼吸里，呈现枯黄的倦意与安宁。时间，安置天地不朽，朽去的，只是我们不安的眼神。

美好的理想，山水的笛音，必须依附大地的衣袂。此刻，气息清宁的不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欢欣，而是云和梯田敞开心性，由着我们行走。

朴素的弦，拨弄人间仓廪和桑田；还有，那蜿蜒的山之骨骼。

远眺。想到月光下的山风、明月、稻穗，想到岁月汹涌却无声。

近处，一株梅花初绽。寒朵白芒，别在梯田的前襟。

通济堰

堰头村。坐在巨大而清冽的水声中，仿佛修静之身。

松荫溪，柔软的绿拂尘，越来越无言；让我觉得它流淌的，只是沁凉的光阴和它本身的恩泽。

通济堰，改变了地理和人间；更多的，它像一种努力与克制的爱。荫庇与灌溉，回归了福祉，不再是泛滥的给予与损毁。

水声浩荡。

青山与绿水，在此处，交出了彼此的信物。

畲族沙溪村

闲静的一片翠叶，在东西岩脚下，成为摄魂的光晕与涟漪。

沙溪村。抬头见山，低头有幽深的慢，和光阴。

一狗，一屋，一石凳；一荷，一席，一宗祠。所见，皆是山水润养的畲族烟火，山哈骨子里坚韧的光。

悠足的晚风

（组诗）

□丁逸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晴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悠足的晚风  
闭上眼睛  
我羞耻得像一个父亲  
而父亲羞耻得像一阵晚风  
我把要瘙痒的幽默送给  
配偶以外的一切女人  
我不允许皮肤干燥的人  
公开致辞并无病呻吟  
我要虔诚地遣词用句  
但不懈因果  
我要给智能设备上锁  
原谅信息的原罪  
我要去做一份工  
让管理者因我而惭愧  
我要放逐世界上所有的礼节  
让他们在旋涡中窒息，自  
我讨伐

潮汐。历史幽巷吹来人世沧桑，一种颠扑不破的梦境，被群山包裹与呵护。走在窄小的村径，村民们细声交谈，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部分。

午后清静、慵懒。在沙漠村，体内的砂砾，慢慢析出。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

只余，空灵。